

好心情

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最好的遗产，那就是一个“好心情”。“那么我的父亲是谁呢？”这和好心情没有关系；但我要说他很活泼，肥肥胖胖的，他的外表和内心与他的官职都很不相称。“他的官职又是什么，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又是什么呢？”是啊，若是在一本书的开头，就把它写下印出来，那么许多人读到它，就很有理由把书搁在一边说，“我看着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类东西。”不过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鞣革的，也不是一个刽子手；正相反，他的职务总是使他位于城里最高贵的人前面，公正地说，这是他的位置。他理应在主教甚至王子们前面；他总是在前面——他是一个赶枢车的！

你看，我把真情说出来了！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当人们看见我的父亲高高地坐在死神的交通车上，穿着一件又长又宽的黑披风，头上戴着一顶有黑边的三角帽，还有他那一副像太阳一样的圆圆的笑脸，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坟墓或悲哀了。那副面孔说：“不要怕，那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于是，我的好脾气是从他那儿继承来的。同样，我还从他那儿继承了常去教堂墓地的习惯。当然，如果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去那种地方总是一件好事。哦，对了，我还订阅了《新闻报》，就像他曾经做过的一样。

我已经不再年轻。我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图书，但是我说过，我读《新闻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它对于我就像对于我父亲那样，是一份好看的报纸。它很有用处，因为它含有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教学布道者的名字，刚出版的新书；哪里可以找到房、仆人、衣服和食品。还有许多向慈善团体的捐赠，许多天真无邪的诗！有征婚的，有关于约会的通知，都写得简单自然。一个人读《新闻报》便可以快快乐乐地活着，心满意足地被埋掉，而且在生命终了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的纸让他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如果他不愿意选择刨花作为安息之地的话。

报纸和墓地对我来说最使人兴奋是我的好心境的源泉。谁都可以阅读报纸。不过请你一块儿跟我到墓地来吧。当阳光普照的时候，当树儿变绿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坟墓之间走走。每座坟像一本封底朝上的、合着的书本，我们只能看到书名。它说明书的内容，但同时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明。不过我从我的父亲和我自己知道了很多内容。我在日记里都把它记载了下来，这是我自己作为参考和消遣所写的一本书。所有的事

情都写在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现在我们到了教堂墓地。这里，在刷白了的铁栅栏后面，那儿曾经有过一株玫瑰；现在不见了，可是邻坟是一小片长青树把它的碧绿卷须伸了过来，总算让它看起来还算得体一点儿；这儿躺着一个非常不幸的男人，不过，这个男人在世的时候生活得还是挺好的，像一般人说的那样，过着小康日子，甚至还有些节余，可是他对世界，也就是说对艺术太关注了。如果某一天晚上他在戏院里，消磨时光，假如灯光师把布景上月亮的半边照得过亮，或者，本应该挂在景色后部的天空上方；或者，如果在柏林动物园的风景中画了一棵棕榈树，或者，提罗尔的风景里画了一棵仙人掌，或挪威的北部画了一棵山毛榉树，等等，他都会非常生气。这些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就不会置之不理呢？这只是一出让大家娱乐的戏而已。观众有时大鼓一顿掌，有时只略微敲几下，不能使他满意。

“这简直是湿柴火，”他说，于是他就向四周望，看看这些观众究竟是什么人。“今晚它一点儿也燃不起来，”他发现他们笑得不是时候，他们在不应当笑的地方却大笑了；这使得他心烦，坐立不安，最终这个不幸的人忧愁地躺在坟墓里。

这里躺着一个幸福的人，就是说，一个出身高贵又有地位的人，这对他真是一件幸事，要不然他就不会受人重视了。大自然如何巧妙地安排这些事情，这是很值得看看的。他走来走去总穿着一件全身绣花的上衣，在上流社会的起居室里非常像一个镶珍珠的仅仅为了炫耀的门铃拉索。因为在门铃拉索后面总是一根很适用的好的、结实的绳子。这个男人身后有他那个好的、结实的替身，执行他那肮脏的工作。现在仍然在另一个装饰一新的门铃拉索后面起作用。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周到齐全，使这个人很容易就能够维持他的好脾气。

这里安息着——是啊，想起他真是叫人悲痛！——这儿躺着一个男人，活了六十七岁，他从未说出一个好点子；他活着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点子，而且他真的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是这样；他于是因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点子而高兴万分竟至死去。谁也没有从这个好点子上得到什么，——的确如此，甚至没有人听说这个好点子是什么。现在我可以想象，他为了这个好点在坟墓里不会有一刻的安宁。因为要产生好效果，这个新点子必须在吃早饭时说出来，而他只能在半夜里出现，大家相信鬼通常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好点子时间不对头，那人又只好把它重新带回坟墓里去——这一定是个苦恼的坟墓。

躺在这里的女人太吝啬了，她一生都夜里起来喵喵叫，她的邻居还以为她养了一只猫呢。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吝啬鬼啊！

这儿躺着一个出自名门的小姐，她在社交场合总是希望人们听到她的歌声。她唱：“我没有一个好声音，”这是她生命中一件唯一真实的事情。

这儿躺着一个另一类型的姑娘。她订婚了，——不过，她的故事是一个老故事；我们还是让她在坟墓里休息吧。

这里躺着一位寡妇，她的舌头上是音乐，心中却带着毒汁。她常在附近人家中转悠，寻找他们的过失，用她天性中的全部妒忌心和恶意猎取它们。

这是一个家庭墓地。这家人在意见上如此紧密一致，以至于不相信任何其他意见。如果报纸上，甚至全世界都说某件事情“是如此如此”；而一个小学生说他知道的完全不是那样，那么大家都把他的说法看作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他是这家里的一分子。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这家里的一个公鸡在半夜啼叫，这家的人就要说天快亮了，虽然守夜人和城里所有的钟都说明这是半夜十二点钟。

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他的《浮士德》的结尾说了这样的话：“可能会继续下去。”我们在墓地里的散步也会继续下去。我常常到这儿来，如果我的朋友或者非朋友中的任何一位使我无法忍受时，我就去那儿为他（或她）物色一块绿色草地来下葬。就这样，我已经把他们埋葬了。他们躺在那儿，没有生命，没有力量，再也不能伤害我了，直到有一天他们会再活过来，变得更好。我在日记里以我自己的观点写下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那么，如果我们的一些朋友做事荒唐，大家用不着为此苦恼。让他们把这些惹人生气的家伙埋葬掉，再也看不到他们，从而保持住自己的好心情。他们也可以读读《新闻报》，指导指导给这份报纸写文章的人。

若是有一天，我自己也将带着我生活的故事被埋进坟墓，那么，人们要刻上这样的墓志铭——

“一个心情好的人。”

这便是我的故事。

来自天堂的一片叶子

在稀薄的清新的空气中，一位天使在天堂的花园中采摘了一朵花之后高兴地飞翔。当他亲吻花朵时，一片很小的花瓣掉下来，一直飘落到一个树林松软的地上。它很快生根发芽，在别的植物之间生长起来。

“多么可笑的小芽！”一棵植物说。“谁也不认识它；连蓟和大荨麻也不认识它。”

“它一定是一种园艺植物，”另一棵植物说；因此它们把它当作花园里的植物，讥笑它，轻视它。

“你要伸到什么地方去呢？”高大的蓟说，它的每片叶子部长满了刺，“你这样生根发芽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可不能扶持你呀。”

冬天来了，植物被雪覆盖住了。不过这层雪层给它增添了一片光彩，好像有太阳从底下照上来似的。

在春天的时候，这棵植物开出花来；它比树林里的任何植物都要美丽。现在来了一位植物学教授，他那众多的学位表明了他的学识。他检查了那株植物，做了试验，但是它不属于他的植物分类体系，可能他不知道它应归于哪一个种类。“它一定是一个变种，”他说：“我不认识它，任何分类都没有提到过它。”

“任何分类都没有提到过它！”蓟和荨麻重复这句话。

它周围的大树看到这棵植物，也听到了这番话。它们好话坏话都没说一句，对于无知者来说，这是最聪明的办法。

后来一个贫苦天真的姑娘走过树林。她的心灵纯洁，她的智能由于她的信仰而宏大。她继承到的最主要东西就是一本古旧的《圣经》，这是她所读的和所珍惜的东西。它的每一页都对她传达了上帝的声音。告诉她，如果有人要伤害她，记住耶稣的故事。

“他们心中想着恶事，但是上帝想把它变成好的。”如果我们受到了委屈，被人误解或者被人侮辱，我们只须记住上帝的话。他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人。他为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祈祷，“天父，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姑娘站在这棵稀奇的植物面前，因为它的绿叶发出甜蜜和清新的香气，它的花朵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像焰火一样美丽的光彩，甜美的和声徘徊在周围，仿佛每朵花里蕴藏着一口深深的、上千年也不枯竭的音乐之泉。怀着虔诚的感激之情，女孩儿凝视着这个上帝的精巧之作，为了能仔细看那朵花、呼吸它的甜香，女孩儿俯身在一

根枝条上。这时，她的灵魂轻松起来，也振作了她的心情，她兴奋得想摘下一朵花，但她却不忍心去摘，因为她知道，它会很快凋谢的。于是她只摘了一片绿叶，把它带回了家。她把叶子夹在了她的那本《圣经》里。叶子躺在那儿，常绿，清新，永不枯萎。叶子夹在《圣经》的书页之间被保存着，几个星期之后，《圣经》被安放在这位年轻姑娘的头下放进棺材里。她的脸上带着神圣的严肃，这世俗的身躯就好像是她此刻立在上帝的面前的印证。

但是在树林中，那奇异的植物还在盛开着花，它长得看起来几乎就像一棵树了，所有的候鸟都飞来向它致敬。

“那棵植物无疑是棵外国树，”蓟和牛蒡说。“我们在这个国家，从来不能像它那个样子。”树林中的黑蜗牛当真向这花吐唾液。

这时候来了个猪倌；他正在采集蓟和灌木。他连根拔起这棵奇异的植物，放进他那柴捆里。“它会和其他那些同样用得着，”他说，于是这棵植物被带走了。

这个国家的国王多少年以来一直害着很重的忧郁病。他是非常忙碌和勤俭，但是这对他的病却没有什麼帮助。人们念些深奥的书给他听，或念些世上最轻松的读物给他听，但是也全无用处。于是他们请教世界上一位哲人，他送来一封信，说有一种药可以医好国王的病，这种药是一棵来自天上的植物，就长在国王自己国土的树林里。信使把这种花形容了一番，免得弄错。

这时猪倌说道，“我想我已经把这种植物扎进柴捆里从林子里带回来了，它早就已经烧成灰了。别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别的知道了！愚蠢啊，真是愚蠢啊！”

可怜猪倌听到这话可能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专讲给他一个人听的；他觉得再没有人和他一样愚蠢了。连一片叶子都找不到。唯一的一片在死者的棺材里；这一点没有人知道。

国王自己在郁闷中来到树林中那片地方。“那种植物就是长在这儿的，”他说道，“这是一块圣地。”他下令把这片土地用一道金色的栏栅围了起来，派来卫士日夜守护着。

那位植物学教授写了一长篇关于那株来自天堂的植物的论文，他凭这篇论文得到了许多金章，而这提高了他和他的家人的地位。

这部分确实是整个故事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因为那株植物已经消失了，国王仍然和以前一样忧郁和哀伤，但是卫兵说他总是那个样子的。

安琪儿

“任何时候，只要有好孩子死去，就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从天国飞下来，抱着死去的孩子，伸展开白色的大翅膀，带着孩子在他所喜欢的地方四处飞翔。然后他采摘一大把花朵，带到上帝那儿。这些花儿在天国会比在地上开得更加鲜艳。上帝把花儿紧贴在自己的心口，不过只吻最使他感到愉快的那一朵，于是他就有了声音，能参加到幸福颂歌的大合唱之中。”

这是一位上帝的安琪儿在抱着一个夭折的小孩去天国的时候讲的一番话，小孩就像在梦里一样听着。他们飞过小孩常去玩耍的熟悉的地方，他们穿过了盛开着许多可爱的花的花园。

“我们把哪些带去种在天上？”安琪儿问道。

附近有一株纤秀美丽的玫瑰，但是一只恶手已经把花茎折断，所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都垂落下来，花也凋谢了。

“可怜的玫瑰花！”孩子说。“我们把它带到天国吧。它可以在上帝的花园里开出花来的。”

安琪儿就把这朵玫瑰花带走了，同时还因此吻了孩子一下。孩子半睁开他的眼睛。安琪儿摘下了几朵美丽的花，但也带走了几朵被人瞧不起的金凤花和三角堇花。

“我们现在有许多花了，”孩子说；但是安琪儿点了点头，他并没有往天上飞。

时间已是夜晚，大城市里一片安宁。他们仍停留在这里，安琪儿在一条狭小的街道上空飞翔，这条街上堆着大堆的稻草、尘土和人们从房中扫出的垃圾，街上还有碎盘子碎灰泥，破布破帽子以及别的一些让人看了感到不悦的垃圾。安琪儿指着这一大堆破烂当中的一些花盆碎块和从花盆里掉出的几块土，一棵被扔到垃圾堆上的枯萎的野花的根，把这几块土结在一起。

“我们把它带上，”安琪儿说道，“我们一面飞，我一面告诉你为什么。”

然后，他们飞走了，安琪儿讲着一个故事。

“在下面这条窄街上的一个很低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生病的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直经受折磨。他身体最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那个小房间里来回地走一两次。他只能做到这一点。每年夏天，地下室里的地上有时有阳光照射进来，照上约半个小时。这时候，可怜的病孩子沐浴着阳光取暖，他把纤细的指头伸到跟前，

看着里面鲜红的血液。然后他就会说他出门了，邻居的小男孩给他带来了一大枝山毛榉的绿枝，他只能这样来认识春天树林的嫩绿。他把山毛榉新枝放在头上，梦想着自己在山榉树下，那里阳光明媚，鸟儿欢唱。有一年春天的一天，邻家孩子给他带来了几株野花，在这些野花中间，有一棵还带着根子。因此就很小心地把它栽在一个花盆里，放在床边，紧靠着窗子了。这棵花是一只幸运的手栽种的，因此它就生长起来，冒出新芽，每年开出花朵。它成了这个病孩子的最美丽的花园，他在这世界上一个宝库。

“他给它浇水，珍爱它，让它得到射进地下室来的每一束阳光，从早晨起到傍晚太阳落山为止。花儿在他的梦中徘徊——因为花为他开放，为他散发芳香，让他的眼睛欢愉。当上帝召唤他时，在他弥留之际，他还把头转过来看看花儿。现在他到上帝那里已经一年了，花在窗子旁被人遗忘和枯萎着也有了一年了，所以在房主搬家的时候，它就被扔到街上的垃圾堆里。我们现在把这朵枯萎的可怜的花放到我们的群花之中，因为这朵花比皇家花园的那些富贵的花给人们以更多真正的欢乐。”

“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的？”安琪儿带去天国的孩子问。

“我当然知道，”安琪儿说，“因为拄着拐杖的那个可怜的病孩子就是我，我熟悉我自己的花。”

小孩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安琪儿美丽欢乐的脸庞。与此同时他们来到了天堂，那里是一片欢乐和幸福。上帝把这个夭折的孩子贴在自己的心上，于是他也有了一对翅膀，可以和那个安琪儿一样手牵手地飞着。上帝把所有的花都贴在自己的心上，但他吻了那株枯萎的野花，它有了声音，跟随着围着王座飞翔的天使唱了起来。有的天使飞得很近，有的绕着大圈子，但他们全都是幸福的。

他们都唱着赞美歌，大大小小的——善良快乐的孩子们，还有那朵被扔在狭窄黑暗的街道里垃圾堆上的枯萎了的可怜野花的。

蝴 蝶

有一只蝴蝶想找个爱人，自然，他是想找一朵漂亮的花。他于是用非常挑剔的眼光把她们都看了，所有的花都安安静静、一本正经地坐在她们的花梗上，就像姑娘们订婚前的那种坐相。但是花太多了，他这么找真会把人累坏。蝴蝶不想太伤脑筋，因此飞去拜访雏菊。法国人叫雏菊为“玛格丽特”，还说小雏菊能够预言未来。情人们把花瓣一片一片扯下来，扯一片问一个关于他们情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她）爱我吗？——热情吗？痛苦吗？非常爱我吗？只爱一点吗？完全不爱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问。蝴蝶也来问玛格丽特，但是他不摘下花瓣，却吻起每片花瓣来。因为他认为只有善意才是最好的。

“亲爱的玛格丽特雏菊，”他说道，“您是在花中最聪明的妇人了。告诉我，我该选哪一朵花儿做我的妻子，谁会做我的新娘呢？我知道了便可以直接飞到那里求婚去了。”

可是玛格丽特根本就不回答；她不喜欢他把她称为妇人，因为你知道她还是姑娘，那当然不同了。他问了第二遍，问了第三遍；她仍旧保持沉默，一个字都没说，于是他不愿再等了，便飞去直截了当地开始求起婚来。这时候是早春，藏红花和雪莲花正在盛开。

“她们非常漂亮，”蝴蝶心里说：“是些迷人的小姐，但是她们十分拘谨。”

接着他像年轻小伙子常有的那样，去找大点的姑娘。于是他飞到银莲花那里；从他的口味来说，这些花又太酸了。紫罗兰稍嫌伤感，椴树花又太小，而且，她们家族成员实在太多。苹果花看起来像玫瑰，但如果今天开花了，明天的一阵风，花儿就凋谢了，他认为这样的婚姻当然是太短暂了。在所有的花中，他最喜欢甜豌豆花，她又红又白，既秀丽又娇嫩，并且是外表既漂亮，在厨房里也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当他正打算向她求婚的时候，看到这花儿的近旁有一个豆荚，豆荚的尖端上挂着一朵枯萎了的花。

“这是谁？”他问。

“这是我的姐姐，”豌豆花说。

“噢，不错！过些日子您就是这个样子。”他说着便飞开了，因为他太震惊了。

树篱上挂着盛开的杜鹃花，上面有很多和她一样的姑娘，脸长长的，皮肤黄黄的；不，这种小姐他不喜欢。是啊，可是他到底喜欢什么呢？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过完了，秋天来了，但是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花儿们现在全穿上了她们最华丽的盛装，但是没有用；她们已经失去了新鲜芳香的青春气息。心儿追求的是芳香，即使她们不再年轻；在大丽花和菊花那里找不到什么芳香；于是蝴蝶转向地上长着的薄荷。要知道，这种植物不开花，但是从头到脚都有香气，连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花香。

“我要娶她，”蝴蝶说；于是他就对她提出婚事。但是薄荷端端正正地站着，一声不响地听着。最后她说：

“交个朋友可以，仅此而已；我老了，您也老了，我们可以作个伴儿。可是结婚——不用吧；我们这样大的年纪，还是别荒唐了吧！”

蝴蝶没有找到妻子。他挑选的时间太长了，这是不应该的。蝴蝶成了人们所谓的老光棍了。

这时候已经是晚秋，天气多雨而阴沉。冷风吹在柳树弯曲的脊背上格格响。这种天气穿夏天衣服飞来飞去不行了，但幸亏蝴蝶在这种天气不出去。他碰巧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这是个小房间，火炉生得像夏天一样温暖。他说在这里足可以活下去。

“但仅仅活着还不够，”他说；“我需要有自由、阳光和一朵小花来作伴。”

于是他对着玻璃窗飞去，房间里的人们发现了他，很喜欢他，把他捉住了固定在一根大头针上，放在一个收藏盒里。这是人们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现在我像花儿一样，栖在一根梗子上了。”蝴蝶说。“这的确是不太愉快的。我认为这几乎跟结婚没有两样；因为我现在算是牢牢地固定下来了。”他用这种思想来稍微安慰一下自己。

“这可不是什么好安慰，”屋里的盆花说道。

“哦，”蝴蝶想；“对盆花的话不能太相信的，它们和人类的交往太多了。”

玫瑰花精

一株盛开的玫瑰生长在花园的中心，在那众多美丽的玫瑰花中，有一个花精就住在里面。他生得特别小，人的肉眼根本看不见。在每一片花瓣里他都安置一个卧室。他体态匀称，就像任何小孩子一样漂亮。他生有翅膀，从肩一直伸到了脚下。啊，他的卧房多么芬芳啊！墙壁多么干净、多么漂亮！这些墙壁就是红色的玫瑰花瓣。

他整天在和暖的阳光中玩耍，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上。他在飞舞的蝴蝶翅膀上跳舞，数着要多少步才能走完一片椴树叶上的那些大道小径。那就是我们称为叶脉的，他却把这些看做是道路；可不是，这对他来说真是无穷无尽的路；他还没有走完一步，太阳便已沉落；他开始得太迟了。

天气变得非常冷。露水在下降，风儿在吹；这时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家里去，他就尽快地赶路；但是玫瑰花已经闭上了，他没有办法进去；连一朵开着的玫瑰花也没有了。可怜的小花精因此就非常害怕起来。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他总是很安详、很舒服地秘密地睡在温暖的玫瑰花瓣后面。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啊。

他知道在花园的另一头有一个花亭，那里长满了美丽的金银花，看上去就像涂了色彩的大号角；他想钻进一个号角里去，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就往那儿飞。“嘘！”花亭里还有两个人呢，——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和一个美丽的姑娘。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希望两人永不分开。他们彼此深爱上了，比最乖的小孩爱恋自己的母亲父亲还要深得多。

“可是我们还是得分开，”年轻人说道，“你哥哥不喜欢我们订婚，所以他派我翻山过海去办公事。再会吧，我亲爱的新娘；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

他们互相接吻，这位姑娘哭了起来，同时送给他一朵玫瑰；但是她在把这朵花交给他以前，先在上面吻了一下，她吻得那么热烈，花儿就自动地张开了。那个小花精赶快飞进去，把他的头靠着那些柔嫩的、芬芳的墙壁。在这里他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说，“再会吧，再会吧；”他感觉到这朵玫瑰花被贴到年轻人的心上。啊，这颗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啊！小小的花精怎么也睡不着，因为这颗心跳得太响了。

年轻人在一个人往前走时就把它取下来，在幽深的树林里，他就吻着花朵，吻得

那么频繁，吻得那么热烈，小花精差不多要被挤死了。通过花瓣他感觉到小伙子的嘴唇似火一样炽热，玫瑰花已经开放，仿佛置身在正午的阳光下一样。

这时又走来了一个男人，脸色很阴沉，满脸怒气，他就是那位美貌姑娘的恶毒的哥哥。他拿出一把锋利的大刀，当那个年轻人正在亲吻那朵玫瑰的时候，这个恶毒的男人刺死了他；他割下了年轻人的头，把头连身体一起埋在椴树下松软的土里。

“现在他完蛋了。很快就会被人忘掉了，”这个恶毒的哥哥想，“他再也回不来了。他要翻山过海，作一次长途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很容易使他丧失生命。我的妹妹会以为他真的死了；因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她是不敢向我问他的消息的。”

他在新挖的松土上撒了一些干叶，用脚在上面踩了踩，然后就连夜赶回家；但是他不是如他所想的一人在往家走——那个小花精在跟着他。这个邪恶的哥哥在挖墓时，一片卷起的椴树叶落在他的头发上，小花精就坐在这片叶子里。那人的头上现在又戴上了帽子，里面非常阴暗。小花精吓得浑身哆嗦，同时对他恶毒的行为感到愤慨。

清晨，那恶毒的男人回到家里；他脱下帽子，走进了妹妹的房间。里面躺着那位美丽的、风华正茂的姑娘。她梦见了她非常爱恋的人，她以为他现在正在翻山越岭、穿过大海；恶毒的哥哥在她面前弯下了身，阴险地笑了，就像魔鬼发出的笑声。这时，那片枯叶从他的头上落到床单上，不过他没有发现，就趁着早上的几个小时睡了一会儿。但是，小花精从枯叶中溜了出来，爬到那熟睡中的姑娘的耳边，就像她在梦中，小花精告诉她那可怕的谋杀；告诉她她哥哥杀死她的爱人并埋掉他的尸体的地方；告诉她紧靠那地方的那棵开满花朵的椴树。

“为了让你不要以为我告诉你的只不过是一个梦，”他说，“你可以在你的床上找到一片干叶子。”

她醒来以后找到了这片叶子。哦，她流了多少痛苦的眼泪啊！她无法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悲愁。

窗子整天是开着的。小小的花精可以很容易地飞到玫瑰花或者别的花儿中去；但是他不忍离开这个痛苦的姑娘。窗子上放着一盆月季花；他就坐在其中的一朵花上，望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她的哥哥常常到她房间里来，尽管做了那么邪恶的事，他看起来却非常高兴；但是她心里的痛苦，却一个字也不敢告诉他。

等到天一黑下来，她就偷偷出了门，来到了树林，找到椴树所在的地方；她把土上的叶子拨开，向下挖，果然看到了被刺死的年轻人。啊，她哭得那么伤心，向上帝祈求，让我也去死！

她很想把尸体带回去，可是她不能；于是她捧起闭着眼睛的可怜的头，亲吻了那冰凉的唇，把他漂亮的头发上的霉斑掸掉。

“我要留着它，”她说道；她把土和叶子埋在尸体上面，把头带回了家，还带上了

靠近他被埋藏地点的树林里的一棵茉莉花枝。她找来一个最大的花盆，把死者的头颅放在里面，盖上土，然后栽上这根茉莉花的枝子。

“再会吧，再会吧，”小小的花精低声说。这种悲哀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因此就飞进花园里，到他自己的玫瑰花那儿去。但是玫瑰花儿已经凋谢了，只剩下几片干枯的叶子，还在那绿色的枝子上垂着。

“天啦！好的东西、美的东西消失得太快了，”花精叹息道。

到后来他找到了另外一朵玫瑰安了家，待在柔软芬芳的花瓣后面舒舒服服地住了下来。他每天早上都要飞到那位可怜的姑娘的窗前，总是看到她站在花盆旁边哭泣。辛酸的眼泪每天都在灌溉着那枝茉莉花枝，她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可是花枝却一天一天地鲜艳翠绿，还长出一枝又一枝的新芽，开放出白色的花朵。可怜的姑娘喜爱地吻着它们。她恶毒的哥哥骂她，问她是不是发了疯。他不懂她为什么老是对着花盆流眼泪，这使他很生气。

他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对谁的眼睛闭上了，有一双什么样的红唇消失在泥土下面。一天她把头倚到花盆上坐着，那个小玫瑰花精发现她就这么样睡熟了。于是他便爬到她的耳边，告诉她花亭的夜晚，告诉她玫瑰的芬芳，告诉她花精们的爱慕。她睡得甜极了，就在她睡梦中，她的生命轻柔安祥地消失了，她的灵魂和她所爱恋的他一起在天堂了。

茉莉花竟开了大朵的白花，散发出奇异的芬芳。花儿只能以这种方式向死者表达自己的悲哀。但是那个邪恶的哥哥把这美丽的花朵视为他从妹妹那里得来的财产，就把那些花搬到自己的卧室，放在床边，因为花儿不仅可爱，还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那个小的小玫瑰花精也跟了进去，他在花朵之间飞来飞去，告诉每一朵住在花里的小精灵那个被谋害的年轻人的故事，他的头颅已经变成了泥土下面的泥土，把那个邪恶的哥哥和那个可怜的妹妹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我们知道，”花里的每一个小精灵都说道，“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正是从死者的眼睛和嘴唇上长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于是花儿都奇异地点着头。

玫瑰花精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地无动于衷。于是他飞到在收集花蜜的蜜蜂那里向他们讲述了那个恶毒哥哥的事情。蜜蜂把这件事讲给了他们的皇后，皇后命令他们第二天早晨去杀死那凶犯。可是就在他妹妹死去的头一个晚上，当哥哥正睡在那盆芬芳的茉莉花旁的床上的时候，每朵花忽然都开了，小精灵都带着毒剑悄悄地走出来。他们先钻进他的耳朵，告诉他许多噩梦；然后飞到他的嘴唇上，用他们的毒剑刺着他的舌头。

“我们总算是为死者报了仇，”他们说着又全都飞回到自己白色的茉莉花钟里。到了早上，卧室的窗户突然打开了，玫瑰花精，蜜蜂皇后及其成群的蜜蜂一齐飞进了屋。要刺死他。

可是他已经死了。人们站在他的床边说是茉莉花的香气把他杀死的。

于是玫瑰花精明白了花的复仇，他把这事告诉了蜜蜂皇后，她和一大群蜜蜂便围着花盆嗡嗡地飞着，蜜蜂怎么驱赶也不散。于是有一个男人便把花盆搬开，一个蜜蜂刺了他的手，他一下子松了手，花盆落到了地上摔碎了。

大家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头骨；于是他们都知道，躺在床上的死者就是一个杀人犯。蜜蜂皇后在空中嗡嗡地吟唱，她唱着花儿的复仇和玫瑰花精的复仇，同时说道，在最细嫩的花瓣后面住着一个能揭发罪恶行为和惩罚罪恶的人。

皇帝的新装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新衣服，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用在这方面了。他唯一的目的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一点儿也不关心他的士兵，看戏也不能使他高兴；他心中只想在驾车出游时显示自己的新衣服。一天之中每个小时他都要换一套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会说“他在主持内阁会议”，而大家总这样说他：“皇帝在更衣室里！”

他住在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城里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织工，他们还宣称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他们说，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些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这样的布一定妙极了，”皇帝在心里盘算着，“我如果穿上一套用这样的布做的衣服，就可以分清在我的王国里哪些是不称职的人，分得清谁聪明，谁愚笨。我得让这样的布立刻织出来。”

这样，他给了那两个骗子大量的现钱，好让他们立即开工。他们架起了两台织布机，装模作样地织起布来。可是在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索要丝线和金子；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但他们却在两架空织机上干着，一直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这种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感到很不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非常奇妙，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的左邻右舍谁是怎么坏，谁是怎么蠢。

“还是派忠实的老大臣去织工那儿吧，”皇帝心里想。“布料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最有判断能力，因为他不仅很有理智，而且谁也比不上他工作称职。”

这位善良的老大臣就到那个工作间里去。两个骗子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天哪！”他想，把眼睛睁得很大，“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两个骗子请他走近织机，指着那台空空的织机。问他，是不是觉得花式很漂亮，颜色很美丽。那可怜的老大臣始终睁大眼睛，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织机上什么也没有。“老天啊，”他心中想着，“是我蠢吗？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不称职吗？不，不，我不能说我看不见布料。”

“这种布料，难道你没有一点可说的吗？”一个骗子一面装做织布，一面问。

“啊，太妙了，太迷人了，”老大臣答道，同时透过眼镜仔细窥看。“图案多漂亮，色彩多美！我要向皇帝禀报，这种布料我十分喜欢。”

“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两个织工说，他们把这些色彩和稀有的花纹描述了一番。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去向皇帝复述他们所说的话；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

于是骗子们索要更多的钱，更多的丝线和金子，谎称要用这些东西来纺织。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里，织机上连一根丝线也没有，不过他们还是和先前一样在空织机上忙碌着。

皇帝很快又派了另一个诚实的大臣到织工那儿去了解他们工作的情况，同时看一下布是否快要完工了。他同老大臣一样，左看右看，他怎么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难道这块布不漂亮吗？”两个骗子在问，他们就美的图案作了反复描述。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可不蠢，”这人想道。“这就是说我不称职啦。这真是太奇怪了，但是我可不能让人知道；”于是他夸奖起他并没有看见的布料来，而且表示他非常喜欢那些漂亮的颜色和美妙的图案。“真是太美了，”他向皇帝这样禀告。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当这布还在织机上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跟随了一群官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他们此刻正在全副精神地织布，但是根本不用一根线。

“是不是非常华丽？”两位曾经来过的显要的老大臣说道。“陛下一定会很赞赏这种颜色和图案。”于是，他们指着那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可以看到布料的。

“怎么回事？”皇帝想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简直太可怕了！是我蠢吗？我难道不配当皇帝吗？这简直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事了。”

“的确如此，”他面向织工说道，“你们织的布值得我们大加赞美；”他连连点头，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空空的织布机，因为他可不愿说自己什么也没看见。跟随他的一批官员一看再看，尽管他们像其他人一样什么也看不到，不过，他们也像皇帝一样，说：“真是美极了。”他们都建议皇帝穿上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的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漂亮，真是好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看上去很快乐，皇帝封两个骗子为“皇帝织师”。

举行游行大典的前一天夜里，两个骗子装作工作的样子，点着十六盏灯。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正赶着把皇帝的新装做完。他们装模作样地从织布机上取下了布料，拿着大剪刀在空气中又剪又裁，还用那根本就不存在的线缝制。到了最后，他们都说：“皇帝的新装已经缝制好了。”

皇帝和一批贵族来到了大厅。两个骗子分别举起了手臂，好像手里举着什么东西

似的，还说：“这是裤子！这是外衣！这是袍子！”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上它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贵族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陛下，请你把衣服脱下来好吗？”两个骗子说，“这样我们就对着大镜子为陛下穿上新衣。”

皇帝脱下了衣服，两个骗子装着装新衣服一件一件为他穿上；皇帝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漂亮极了！多合身呀！”大家都说。“多好看的图案！多好看的颜色！真是很华丽的衣服！”

典礼大臣说天篷的车夫已准备就绪，天篷将遮着皇帝去参加游行大典。

“我准备好了，”皇帝说，“我的新衣服不是很合身吗？”于是他又转过身来再照一次镜子。让人们以为他真是在欣赏自己的穿着的样子。

托管拖裙的两个内臣弯下了腰，他们手朝地面上伸开，好像是在拾起衣裙似的，他们假装着手里托有什么东西，生怕别人知道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在富丽堂皇的天篷下，皇帝参加了游行盛典。大街上和从窗口看到他的人都称赞：“皇帝的新衣服真是无与伦比啊！那衣服的拖裙多有风采！他穿得多么得体！”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那样就说明自己不称职，或是太蠢。在皇帝所穿过的衣服中，从没有一件获得如此高的颂扬。

“但是他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呀，”最后有位小孩说道。“天啊！听听一个天真的小孩所说的话吧，”他的父亲说，然后一个人悄声地把小孩的话告诉另一个人。“但是他根本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这句话给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似乎觉得大家是对的；不过他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忍受到大典完毕。”他的内臣们更加骄傲地跟着他走，仿佛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拖裙。

冰 姑 娘

1. 小 鲁 迪

让我们去瑞士游历一番，在这个山国里四处看看，那些陡峭的石壁上生长着树林。让我们爬到山顶上那些闪光的雪地里，再到下面的绿草地上；河流小溪匆匆流过这片草地，就好像害怕来不及流到海里消逝掉似的。太阳烘晒着深谷，也烘晒着山上那些厚实的积雪。

积雪年复一年地融化，崩裂下来，结成了闪闪发光的冰河。

一个叫格林达瓦尔得的小镇旁，在警号峰和风雨峰下面的宽阔陡峭的山谷里，就有两条这样的冰河。这两条冰河是一大奇观。为此，每到夏天，很多游客从世界各地来这儿游览。他们穿过雪峰，他们走过深谷。那时他们要爬好几个小时的山，而他们越往上爬，溪谷就显得越深，直到最后小得像是从气球上看到似的。云彩常常像一层暗暗的烟幕那样笼罩在高高的山顶上面；而在下面山谷里，散布着许多棕色的木屋，明亮的阳光有时会照在一小片绿地上，使它显得几乎是透明的。水在低谷里一路奔腾，泛起泡沫；溪流从石壁泻下时嗡嗡响，样子像闪烁的银带。

山路的两旁有许多小木屋；地是非有不可的，那些木屋里有好多小孩要去喂养。每座木屋旁都有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山地。孩子从这些房子里溜出，朝一些步行的或是坐车的旅客围拢来。他们都在聪明地做一种生意。他们兜售一些小玩具房子，就是瑞士山顶那种房子的模型。不管晴天或下雨，人们总会看到成群的孩子跑来兜售他们的商品。

二十多年前，有个小男孩也很想做些买卖，偶尔可以看到他离开别的孩子站在一边。他一脸的认真、严肃、紧紧地用双手抱着装有雕刻玩具的木匣子，好像怕失去它。正是由于他这严肃劲儿，再加上他又那么小，倒更被游客注意；因而他常常卖得最多，他自己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山顶再走一小时路程，住着他的外祖父，这些可爱的小玩具房子是他雕出来的。在老人的房间里有一只大壁橱，里面装满了这一类雕刻出来的东西——有胡桃夹子、刀子、叉子以及刻了美丽的叶子和跳跃的羚羊的木盒。能使